



朝·趙正哲著 崔民燾譯

朝鮮游擊隊的女兒

朝鮮游擊隊的女兒

朝・趙正哲 著

崔民秀 譯



文化出版社

1951

印翻准不文有

著者 趙正
譯者 崔民
發行人 陸劍秋
發行所 上海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一九五二年四月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南浦市地雲里有一所學校叫做「平壤學院」，往東一公里的一座小山上，黑木柵圍着一個墳墓，這就是「游擊隊的女兒」——鄭慶福同志的墳墓。

這墳墓的旁邊有一個石碑當它的守衛者和朋友似的豎立着。碑文記念着墳墓的主人鄭慶福同志的光榮的一生，使行人肅立在墳墓前致哀。

「故鄭慶福（又名，鄭萬錦）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生於中國東北延吉縣，九歲時父母逝世於反日游擊隊，生長在別人的家庭裏。但她是一位朝鮮的婦女，她的身體內沸騰着革命的熱血，十三歲時已成爲共青少年團員，九歲時已担任共青少年團分隊長的工作，參加了反日游擊隊戰鬥以來，十餘年爲了祖國的解放，拿起槍桿，幾十次冒着生命的危險，從未屈服於敵人——日本

帝國主義，繼續了堅強的鬥爭，「這就是碑文中的一段。

——八歲時已成爲共青少年團員，九歲時已担任共青少年團分隊長的工作，參加了反日游擊隊——讀到這裏，我們不能不驚嘆這個墳墓的主人——鄭慶福同志的勇敢性。普通的孩子們，還不願離開母親的懷抱的時候，她已投身於爲祖國解放的戰鬥中。

如同這碑文所誌，鄭慶福同志是生在異域中國東北，她雖然是一個婦女，但她繼續着父母生前未完成的事業，承繼了祖國解放事業的崇高精神，勇敢地戰鬥在金日成將軍所組織並領導的游擊隊少年團裏，迎接了盼望十多年的八一五祖國解放。

可是，很不幸的，八一五後回到可愛的祖國還不到兩年，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結束了二十四歲年青的生命，留下了將遺留在千秋萬代的功勳。永眠於曾以血的鬥爭爭取解放的祖國的土地上。

我以她的戰友的資格，哀悼之餘，試寫她所走過來的艱難的革命道路。

★

★

★

鄭慶福同志的幼年時代，名字叫做「萬錦」，我們在此用她的幼名敘述吧！那麼，鄭萬錦到底出生在怎麼樣的一個家庭呢？

她的父母的故鄉是咸鏡北道鏡城郡的一個小鄉村。

她的父親鄭致範（一九〇八年生）是出生在貧農家庭裏，他受盡了地主的各種壓迫供養着老父母，過着不像人過的日子。但日益加厲的地主的壓迫與強盜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使這貧窮的家庭不能再繼續生活在難離的故鄉。

鄭致範被迫離開了留戀的故鄉，流浪到陌生的東北，租種着中國人地主的土地，勉強地維持了生活。

可是日帝的魔手，很快地伸到他們的身邊來，他們搬到那裏帝國主義的魔手就跟着到那裏。尤其在九·一八以後，敵人打進東北來，壓迫、剝削、甚至

虐殺朝鮮人民，瘋狂到極點。

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覺悟到活路只有一個：就是人民自己團結起來向日帝國主義作鬥爭。他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直接投身於反日游擊戰爭中。

他雖然沒有讀過什麼書，但他是最深刻地體驗到沒有祖國的民族所受的壓迫與被剝削的人民的痛苦。他是最清楚地知道了這些，所以他是最勇敢地鬥爭了。直接參加武裝鬥爭的鄭致範，受過無數次敵人槍刀的傷害，也曾經被敵人包圍過，但他在死的威嚇下也從未屈服過，每次遇難都更勇敢地展開了鬥爭。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吉林省永吉縣松花江奇襲戰鬥中，他光榮地犧牲了。

★

★

★

萬錦的父親這樣英勇地鬥爭的時候，她的母親（金武容，一九〇六年生）

帶着兩個小女兒，嚐盡了不可形容的痛苦與貧困，沒有男人的貧窮的家庭，其困苦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尤其因為敵人知道她的愛人參加反日游擊戰爭，其迫害是很毒辣的。每天在威脅着她們的家庭。一九三二年日寇把她們的房子與糧食燒掉了。這時萬錦與她的母親倖免了殺害，逃出來之後又經過了無數次的險境。

但她絲毫也未怨恨過放棄家庭出外的丈夫，相反地鼓起勇氣來，撫養並教育着兩個小孩子。最後她終於比在前綫鬥爭的愛人早逝世了兩年，即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被敵人的所謂「討伐隊」殺害了。

這樣父親很早就參加了反日游擊隊的時候，十一歲的萬錦又遇到了母親死去的不幸。敵人們瘋狂地加以迫害的時候，沒有父母的孤零零的萬錦完全沒有任何依靠的地方了，但萬錦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子，她已經是一個反日鬥士，八歲時參加了共青少年團，九歲時已經是一個分隊長。萬錦從來沒有上學的機會，但在少年團內努力學習的結果，不但能寫能讀朝鮮文，並且學會了中

國文及簡單的俄文。年幼的萬錦的胸膛內沸騰着革命的血，已經知道如何熱愛祖國，並憎恨敵人，一種革命力量的萌芽不斷在生長着。

★

★

★

萬錦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在敵人的後方作反日游擊隊的聯絡工作。這個時候日寇的警備網是瘋狂的，但年幼的萬錦巧妙地突破了這殘忍的敵人警備線。萬錦的身體是很健康的，而且因為他的個子很矮更容易使敵人看做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萬錦就利用了這個條件，依照組織的指示，作了游擊隊與游擊隊之間的聯絡工作，甚至潛入敵人的兵營，探知了敵人的數量與兵器及移動的方向。聰明的萬錦時常用各種手段欺騙敵人深入了敵人的內部。但潛入日本鬼子的兵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萬一被敵人發覺了就槍斃。大而而勇敢的萬錦從沒有畏屈敵人，很有智慧地完成了每次交給她的艱難的工作。但終於被敵人注視了，在延吉縣王五溝繼續作這種工作的萬錦，發現自己已不能在此地

繼續工作之後，躲到白山去避身了。在這個地方她並沒有只在躲藏，克服很多的危險與困難又繼續完成了自己所接受的任務。但在同年（一九三一年）他被日寇的警察逮捕了。日本鬼子把她送到延吉縣的局子街，關在一個拘留所內，每天把她叫出來施行了各種各樣殘酷的拷問，用手槍與大刀威脅她，用皮鞭子痛打她，問的是：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共產黨員們開會的地方在那裏？」

萬錦的答覆只有一個，「我不知道」。她沒有屈服於拷打與威脅。

這個時候，侵入東北的日帝，殺害了無數的朝鮮人，他們殺人的理由是「殺共產黨」，日帝到那裏，那裏就變成了血海，屍體堆成山。也向游擊隊做了瘋狂的進攻。

日寇殺害了無辜的農民之後，宣佈說是殺了共產主義者。深更半夜來放

火，把房子燒掉，把一家農戶全部燒死之後，又說這一家是共產主義者。

扶着拐杖，好容易逃難過來的八十多歲的老人也被殺死了，他們照樣說，這是共產主義者。甚至於把母親懷抱裏的乳兒，奪過來用手槍打死之後，也罵他叫做共產主義者。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萬錦被捕了，他受的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日帝對萬錦的堅強的態度毫無辦法對付，有時候變了方式，停止了拷問，用萬錦從來沒吃過的好吃的點心引誘她說：「只要妳說出來，不會再打妳，而且立刻放妳走。」好幾天沒有吃到東西的萬錦，看到這樣的點心，飢餓的腸胃更痛苦起來了，但萬錦知道這是敵人的奸計，咬牙忍住飢餓與痛苦，仍然搖頭「我什麼也不知道。」堅強的鬥爭勝利了，敵人對年幼的萬錦毫無辦法，得不出一點口供，終於放她出獄了。

警察署內的十幾天折磨了年少的身體，走到下着大雪的大街上，飢寒交迫

的萬錦幾次倒在雪地上。但從敵人的手掌裏逃出來的歡欣與能够繼續和敵人鬥爭的自由給了她無限的鼓勵。萬錦的家是離局子街有一百多地，並且要越過險惡的山地。冷冰冰的北風吹來的雪常常擋住了萬錦的路，十幾天被打的傷痕刺痛起來，空的胃使得眼睛看不到東西，可是萬錦咬着嘴唇前進了。路過的地方，也有一些村莊，也有些跟萬錦一般大的小孩子們穿着又厚又暖的衣服，戴着軟軟的皮帽子，看着萬錦的破舊的衣服嘲笑她。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萬錦的心境是悲憤的，但在心裏邊高喊——你們這幫少爺小姐們，因為你們的父母當了日本鬼子的走狗，不愁吃穿，那有什麼好的。我雖然沒有穿的衣服，又沒吃饱飯，但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敵人與你們父母不會把我當做人看待，可是我是懂得恨敵人，為祖國鬥爭的人啊！在心裏這樣高喊的時候，她的眼睛彷彿看到了游擊隊內鬥爭的父親的雄姿，她的耳朵邊聽見了從母親與少年團內學習與常聽的教訓。

日寇及其走狗，都在壓迫着同胞，都是我們的敵人。因為有了這些傢伙我們不能住在祖國，逼迫我們搬到這邊來，到這邊來之後又繼續在受他們的壓迫。——我們要報仇，我要繼續工作。我不能再被敵人捉住，要更熱心地幫助同志們工作。一面想這些問題，她忍住了飢寒終於到達了自己的村子口，第一個遇見萬錦的村裏人是福實他奶奶。

「這不是萬錦嗎？妳怎麼了」。

福實他奶奶看萬錦可憐的樣子當場抱住她哭起來了。

村子裏的老鄉們都跑出來，小朋友們也很高興地跑出來迎接她。

「萬錦辛苦了，受苦了吧！」

「妳的母親不知哭了多久啊！」

步入村莊的萬錦也大吃了一驚了，萬錦不在家的時候，這個村莊又受了一次敵人的「討伐」，又燒了幾幢房子。又殺了幾個親愛的老鄉，福實她奶奶也

丟失了她最可愛的孫女——福實。

回到家裏的萬錦，首先看見的是把屋頂燒塌了的房子，和沒有鋪蓋的母親和小妹妹。母女三人簡直講不出甚麼話來，無聲無語地互相緊緊抱住哭了一陣。

萬錦並不是只會哭的孩子，第二天就開始作原來的工作，拖着十幾天被拷打的身體，從這個村子跑到那個村子作聯絡通訊工作，對她的肉體這確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她的精神始終是愉快的，很高興地作了這個工作。

有一天，下大雪的拂曉，突然響起的槍砲聲震動了烏黑的西天，日寇又來襲擊了。

老鄉們驚惶地逃跑，都躲避到後山去了。那個時候萬錦的母親正在出門的時候，萬錦聽到逼近的槍聲等不及母親回家就背着小妹妹向後山的方向跑，可是敵人已進犯到村莊裏邊來，背着三歲的小妹妹，萬錦不能再繼續跑了。而且背小孩子的帶子又很鬆，小妹妹背不穩，老鄉們已跑進了前面的松林裏，而萬

錦剛剛出村莊不遠，敵人已經跟上後面來了。敵人的子彈連着打到身邊來。背上的小妹妹越跑越覺得重，每聽見槍聲，背上的小妹妹的哭聲更大起來。村莊外的雪積累的很深，年青的萬錦背着小妹妹跑也跑不動，只在雪地裏掙扎。這個時候——「砰」——一聲，萬錦的背上感覺到一點衝擊，就倒在前面，小妹妹倒在雪地裏。但從不知向敵人屈服的萬錦立刻爬起來抱住了小妹妹。可是小妹妹的頭在流血，她的呼吸已經停止了。可恨的敵人的子彈正中在心愛的妹妹的頭上。妹妹犧牲了。

日本鬼子們在村子放火了。而且見到來不及逃跑的老幼就殺，遇到有小孩子從房子裏爬出來就用刺刀把他挑到火裏去燒死他。

逃難的老鄉們集合到安全的地方，淒慘的場面在這裏展開了。有一個乳兒的母親剛剛跑到山上，要想給孩子喂奶，把背上的孩子轉過來一看，原來她背來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個枕頭。這個母親聯想到日本鬼子刺殺自己的孩子的情

形，就在那裏昏倒了。

老太們都在那裏哭，萬錦也流淚了，可是在心裏咒罵着敵人。萬錦的母親還沒有到這個地方來，萬錦的心裏很不安，也許很安全地躲開了，也許被日帝殘殺了。

敵人在天黑了以後才回去了。老鄉們回到村子裏的時候，也沒有房子也沒有樹，全村變成了灰燼。還沒有熄滅的火煙吹燻着屍體，難聞的臭氣彌滿着全村。

從這一天晚上起，村子裏的人失去了房子和糧食，回到已變成灰燼的家裏，尋找母親或孩子的屍體痛哭之外沒有什麼辦法。

有些老鄉到別的村莊找親戚去，有些人回到朝鮮的故鄉，又有一些主張在這裏重新蓋房子生活下去，但很多人想到進入游擊區和敵人作堅決的鬥爭。

戰火停止後趕回到村子裏來的母親也帶着只剩下的一個孩子——萬錦到游

擊區去了。這正是一九三二年萬錦才九歲的時候。

萬錦到游擊區不久就當了少年團的分隊長。

我想在這裏講一講游擊隊少年團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作甚麼工作的團體。

少年團就是一支游擊隊的希望，游擊隊員的兒女來組成的。他們是少年的戰士，他們的年紀雖小，起的作用可是很大的。少年團員的日常生活也是很有紀律，很有組織的。

一清早，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少年團員們就跟着起床喇叭的聲音，全體團員集合作早操，由分隊長作通訊報導和指示，報告昨天的游擊隊勝利消息，敵統治區人民反日本鬥爭消息，敵人的野獸行為等，然後作當天工作的指示。而且常常在這個時候講到聽從父母的話和其他大人們的話是怎樣的重。要。有時作批評，某一團員的行為是我們的模範，某一團員的行為在那一點不